

龙文化大系丛书

寺庙与中国文化

段玉明 著 三环出版社



龙文化六系丛书

寺庙与中国文化

段玉明 著

三 环 出 版 社

中国·海口

责任编辑：王 晓

特约编辑：王权才

封面设计：张 黎

版式设计：王 晓

装帧设计：刘成林

龙文化大系丛书
寺庙与中国文化

段玉明 著

三环出版社出版(海口花园新村)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省军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mm 1/32 印张：4 $\frac{7}{8}$ 字数：113 千

1990 年 10 月 第一版 1990 年 10 月 第一次印刷

ISBN7-80564-237-O/G. 135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50 元

探索中华文化奥秘 弘扬光大民族精魂

——“龙文化大系丛书”简介

在改革开放时代潮流之中兴起的“文化热”持续不断，方兴未艾。值此之际，三环出版社面向既有当代意识，又有“寻根”意识的新一代读者正式推出“龙文大系丛书”。

丛书以宣传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以求索中国文化的发展和走向为己任。丛书从文化学、文化史、比较文化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角度出发，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专题性研究；力图通过对各个文化专题的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从总体上把握中国文化的实质和特征，然后在了解、熟悉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上，扬弃传统文化的糟粕，光大民族精魂。

和“五四”运动一样，当前对文化讨论的焦点仍然是如何评价传统文化。为避免先入为主，轻易地抛弃文化传统，“龙文化大系丛书”的选题，均是较具体的文化专题研究，以事实为依据，而不是以泛泛之论来介绍和说明中华传统文化。做到“以小见大”，力求客观、真实地揭示中华传统文化具体内涵，公正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正是这套丛书的最大特点。

丛书的每一本书，对文化整体而言，是微观研究；就文化专题而言，却是宏观研究。丛书的撰稿者大多是近年来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思维活跃、敏捷，不囿于成说，可以说，他们在各自研究的文化领域内已达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

言”了。其立论之新颖,其研究视野之开阔,极富现代气息,对广大文化爱好者颇有启迪作用。丛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的理论阐述,融学术性与知识性为一体,极具可读性,雅俗共赏,这是“龙文化大系丛书”的又一鲜明特点。作者在论述过程中,旁征博引,采集了大量的珍贵资料,有些资料如不是搞专业的,恐终身也难以触及,经作者汇进书中,使丛书充溢着各方面的知识,读来颇有新鲜感,具有较高的保存价值。

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文化,它哺育着中华子孙,中华子孙也总是热爱、珍惜中华文化,并随着社会的进化,为它不断地注入新的血液,让它焕发着时代的光彩。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所带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之中,“龙文化大系丛书”应运而生,在文化热的普及中,相信它会成为广大中青年文化爱好者的良师益友,也相信它会增强中华子孙的光荣感、自豪感,以及发扬它优良传统的责任感。

“龙文化大系丛书”编委会

自序

寺庙是宗教活动的场所，习惯上尤指佛教活动的场所。

“寺庙”一词，来源有二。寺，在汉代本是朝廷所属政府机关的名称，“凡府廷所在，皆谓之寺”（《汉书·元帝纪》注）。庙，“尊先祖宅也”（《说文解字》卷九），是说来自祭祀祖先的祖庙。无论是“寺”或“庙”，最初都并不是佛教的专利，只是佛教传入以后，为其借用罢了。基于这个原因，本书的“寺庙”不仅是指佛教的活动场所，也是对原始神祠、道教宫观以及伊斯兰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等等宗教活动场所的囊括。

“文化”一词的概念很广：狭义地讲，是指人类文明进程中思想意识的沉淀；广义地讲，是指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切物质、思想结晶，即精神文化、物质文化、社群文化的总和。显然，本书的“文化”是泛概念的。

寺庙作为宗教的附生物，象宗教一样，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中国灿烂的文学、艺术、建筑等等的领域中，寺庙的影响显而易见；在中国民俗史上，寺庙的作用同样引人注目。寺庙与中国文化的这种特殊关系，值得我们加以研究。

对于各种宗教的研究，近年来再次成为热点；对于宗教文化以及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近年来的研究也颇有成果。但是，对于各种宗教的活动场所——寺庙的研究，可以说，迄今涉猎

者甚少；而对于寺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更是无人问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本书的目的，即是想在这一方面作些努力，期有所获。这个目的是否达到，还有待于读者诸君加以判断。如果读者掩卷之余略有所获，笔者也就心满意足了。

段玉明

1988年7月

目 录

自序

一、寺庙的兴建	(1)
1. 神祠的出现	(1)
2. 佛寺的兴起	(9)
3. 道观的建立	(15)
4. 清真寺与教堂	(20)
二、辉煌的寺庙建筑	(27)
1. 典型的建筑格局	(27)
2. 精美的建筑艺术	(35)
3. 多彩多姿的佛塔	(43)
4. 孔庙、白云观、布达拉宫与艾提卡尔寺	(50)
三、艺术的殿堂	(57)
1. 书画之乡	(57)
2. 乐舞盛境	(65)
3. 雕刻天地	(71)
4. 博物中心	(78)
四、经济的交流中心	(84)
1. 热闹非凡的庙会	(84)
2. 施舍与斋会	(90)

3. 鳞次栉比的邸店	(94)
4. 城隍庙、少林寺、青羊宫	(99)
五、风景秀丽的园林	(104)
1. 风景名胜与园林	(104)
2. “三山五岳”与“洞天福地”	(109)
3. 方便的会馆	(116)
4. 热情的导游	(123)
六、寺庙与中国文化分析	(128)
1. 选址的探索	(128)
2. 饱学的僧道	(132)
3. 普遍的信仰	(139)
4. 对艺人的礼遇	(145)

一、寺庙的兴建

1. 神祠的出现

以原始崇拜为核心的原始宗教，是人类萌生之初的一种简单的、低级的、普遍的信仰。人类的这种源远流长的早期信仰，最初的表现形式就是山顶洞人尸体旁边撒上的红色矿粉。随着蒙昧时代的结束，野蛮时代到来了，“人类的高级属性开始发展起来。……想象，这一作用于人类发展如此之大的功能，开始于此时产生神话、传奇和传说等未记载的文学，而且业已给予人类以强有力的影响”（《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这样，人类的原始崇拜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形制，纷纷破土。日月星辰、山川土地、鬼魂、禽兽、雨雪，草木……世间的一切都具有了神奇的灵异。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野蛮时代为文明时代所取代，这种万物有灵的崇拜不但没有因此结束，反而更加五光十色。道教勃兴，佛教西来，基督东渐，都没有，也不可能取而代之。恰恰相反，这些洋洋大教最终仍不得不从原始崇拜中吸取营养，以求自存。

纷纭复杂、随意灵活的原始崇拜的类别迄今尚无定分，极其自然。何新先生认为：“在中国上古时代（自新石器时代到早期殷商），也曾经存在过一元的日神信仰。虽然这种信仰在帝商周以后就逐渐沉没于较后起的对天神、地示、人鬼多神系统

的信仰中了；但其痕迹和遗俗，却仍然比比皆是。”（《诸神的起源》自叙）。朱天顺先生则认为：“我国原始宗教有许多分野，但总的来讲，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自然崇拜，二是鬼魂崇拜，三是占卜、巫术之类的迷信。每个分野都包含着不少项目，如自然崇拜则包括天上、地上各种自然对象的神化和崇拜，鬼魂崇拜，又包括对各种鬼灵和祖先鬼魂的崇拜，以及由这种迷信所产生的丧葬仪礼和赶鬼、祭鬼的仪式，古代占卜和巫术的种类也很多”（《中国古代宗教初探》绪论）。宗力、刘群两位先生的分类最为琐细：灵物崇拜、人鬼崇拜、神仙崇拜、自然崇拜、土地崇拜、山川崇拜、鬼魂崇拜等等（《中国民间诸神》叙言）。分类虽多，实则尽同，概而言之，无外天上、人间、地下三个层次，有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所绘，亦即何新先生所谓“天神、地示、人鬼”三个系统。

天神崇拜以日月星辰为其核心，兼及由天而生的一切自然现象。居所无定的远古人类，在其简单的原始思维中，抬头所见的天上的一切——日月巡天，星辰俯地，流星坠空，彗星横尾，云开雾散，雨霁雪晴，风吼雹落，电闪雷鸣——都应加以崇拜。这样，羲和（日神）、常仪（月神）、南斗、北斗、奎星、寿星、太岁、金星、雷公电母、风伯雨师纷纷应运而生，受到人类的顶礼膜拜。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不但没有冲淡它们的神性，反而不断改头换面、顺天应人地越来越神，愈趋系统。

地示崇拜的核心是地上的一切：土地、山川、动物、植物等等。人类生成必不可少的条件——土地、山川、动物、植物，被以采集、狩猎、农业、游牧为主的远古民族尊奉为神，毫不奇怪。生的本能与求善心理，使这种崇拜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步完善与壮大。于是，后土、土地、城隍、皮场、稷神、树神、山神、河

神、龙王、牛王、马王、蛇王、蒲神、蚕姑等等，先后跃上祭坛。及至后来，无山不圣，无水不灵。无兽不神，无物不冥。

人鬼崇拜的主要内容是鬼魂崇拜，以及由之而起的祖先崇拜——有血缘关系的鬼魂崇拜。“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之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动着，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既然灵魂不死，鬼魂崇拜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远古人类迷信他们具有某种超人的力量，并对人的行为进行监视与赏罚。黄帝、蚩尤、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孟子、鲁班、伍员、屈原、李冰、东方朔、张天师、关羽、张飞、陈龙文、张惠子、唐明皇、颜鲁公、岳飞、朱熹、黄道婆、张苍水……代代有神，家家有祀。鬼魂崇拜是我国延续最长、发展最广、变化最多的一种原始崇拜。

既然原始崇拜是宗教发展史上所采取的最初形式，那么，人类最早出现的寺庙理所当然的是反映这种崇拜的神祠。

考古材料证明：我国最早出现的神祠，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公元1983——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省牛河红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一座距今5000年前的大型女神庙，出土多个与真人大小仿佛的裸体着色的女神泥塑。这座大型女神庙是我国迄今为止可见的最早的寺庙遗址。（公元1979年在辽宁省大城子镇东南发现的距今5000多年的原始祭坛，虽也出土若干陶塑人像，鉴于与坛庙有别，就不赘述。）

夏、商之后，随着天神崇拜的兴盛，出现了供奉月神的世室，进而发展为明堂、月神庙；随着地示崇拜的兴盛，出现了专祀女神的閼宫、密畴、青庙、春台、进而发展为玉女祠、娘娘庙（先秦时期的女神多与山川有关，如著名的巫山云雨的故事，就是一例）；随着人鬼崇拜的兴盛，出现了专供祖先的神龛（实为鬼龛）进而发展为祖庙之类的东西……

周代而下，随着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社会生产力的长足发展，文化也日渐繁荣，迷信与神话也随着丰富与完善，人类的原始崇拜进入一个更高层次。随之而来的，即是各种神祠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史记·封禅书》）。以雍为例，秦时有二十八宿，“风伯雨师之属，百有余庙”（《史记·封禅书》）。至汉，建元九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下诏：“河海润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祀”（《汉书·武帝纪》）。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汉宣帝复诏：“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阙焉无祠。其令祠官以礼为岁事，以四时祀江海洛水，祈为天下丰年焉”（《汉书·郊礼志下》）。“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汉书·郊礼志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佛道的漫漶，神祠的兴建受到挫折，以一种缓慢的步履蹒跚而行。但起于此时的城隍庙的兴建，在隋唐时期得到了规模空前的发展。迄至宋朝，帝王与臣民的共同努力，把神祠的兴建推向了又一高潮。以福州、东京、建康为例：

地 区	时 间	所 数	资料来源
福州		“一邑或至数百所。”	《淳熙三山志》卷九
福州	真宗时期(公元998—公元1022年)	315所	《淳熙三山志》卷九
东京	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	1038区	《文献通考·郊社考》卷二十三
建康	景定年间(公元1260—1264年)	42所	《景定建康志》

表中不难看出,无论是北宋初年还是南北宋之交,乃至南宋末年,神祠的数目都是卓然可观的。换言之,神祠的兴建在宋代得到了很大发展。明清时期是神祠兴建的第四次高潮。在这次高潮中,人鬼崇拜到了前所未有的普遍庙祀。正是由于如上所述的不断兴建,我国古代遂形成了“宗有宗祠,家有家庙”、“一乡一里,必有祠庙焉”的热闹场面(《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四十八引《唐国史补》)。

当然,神祠的兴建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也曾受到各种挫折,主要表现为明君贤臣的禁毁。西晋咸宁年间(公元275—280年),王濬为益州刺史。“蜀中山川神祠,皆种松柏。濬以为非礼,皆废坏烧除,……又禁民作巫祀。于是蜀无

淫祀之俗，教化大行”（《华阳国志·大同志》）。刘宋永初二年（公元 421 年）武帝“普禁淫祠，由是蒋子文祠以下皆绝”（《文献通考·郊社考》卷二十三）。唐狄仁杰使江南，也曾“毁淫祠千七百所，唯夏禹、吴泰伯、季札、伍员四祠不废”（《陔余丛考》卷三十五）。宋真宗时（公元 998——1022 年）李堪任福清县令，毁拆淫祠 315 所（《淳熙三山志》卷九《诸县祠庙》）。张南轩治桂林，毁淫祠数所（《集说诠真》引《琅玕代醉编》）。宋理宗时（公元 1225——1264 年），刘漫为籍田令，亦毁金坛县淫祠 84 所（《宋史·刘漫传》）。明正德年间（公元 1506——1521 年），黄州太守卢濬毁淫祠，“南门外安国寺景祐真君庙亦在毁数”（《癸巳存稿》卷十三）。清康熙年间（公元 1662——1722 年），汤斌抚吴，“以俗祀猛将，荒诞不经，奏请严禁，奉旨淫祠滥祀着勒碑永禁”（《集说诠真》）。由上可见，在神祠代代有建的同时，神祠的禁毁也在代代重演。当然，这种禁毁毕竟是一时一地的行动，不足以给神祠的发展以绝灭之灾。而个别明君贤臣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沧海一粟，神祠的兴建并不因禁毁而止步不前，有时反而愈演愈烈，不可收拾。

神祠的兴建在我国寺庙建筑史上历时最久、范围最广、曲折也最多。

主要原始神祠兴建简表

类别	寺庙名称	供奉之象	时间	资料来源
天神崇拜	寿星祠、老人庙	寿星(南极老人)	周	(事物起源)卷二
	南斗星君庙	南斗	汉	(史记·封禅书)
	北斗星君庙	北斗	汉	(史记·封禅书)
	痘神庙	太岁	宋	(夷坚志)戊卷三
	奎星祠	奎星(魁星)	宋	(通俗编)
	雷神庙	雷神	宋	(夷坚志)景卷九
	风雨神庙	风伯、雨师	宋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十一
地示	后土祠	后土	汉	(汉书·郊祀志)
	五帝庙	秦一、地祇	汉	(汉书·郊祀志)
	城隍庙	城隍	晋	(搜神记)卷五
	土地祠	土地	晋	(搜神记)卷五
	皮场庙	皮场大王	宋	(夷坚志)卷五
	岱庙(东岳庙)	东岳大帝	秦	(史记·封禅书)
	南岳庙	南岳大帝	汉	(风俗通义·山泽)
	西岳庙	西岳大帝	汉	(风俗通义·山泽)
	北岳庙	北岳大帝	汉	(风俗通义·山泽)
	中岳庙	中岳大帝	汉	(风俗通义·山泽)
	河水祠	河伯	汉	(汉书·郊祀志)
	江凌祠	江神	汉	(汉书·郊祀志)
	子胥庙	涛神(伍子胥)	汉	(史记·伍子胥传)
	狐石庙	太姑、小姑	魏晋	(杜预言)卷十二
	岱山庙	岱石王	南朝	(转鼎余闻)卷三
	上水府庙	上水府神	唐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
	中水府庙	中水府神	唐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
	下水府庙	下水府神	唐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
	宁济庙	孚佑王	宋	(续文献通考·群祀考)卷三
	协顺庙	陆圭父女	宋	(续文献通考·群祀考)卷三
	十二湖神庙	十二湖神	宋	(续文献通考·群祀考)卷三

崇	萧公庙	萧公爷爷	宋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
	炳灵公庙、三郎祠	秦山三郎	五代	《文献通考·郊社考》卷二十三
	广灵庙	温将军	宋	《梦梁录》卷十四
	张太尉祠	张太尉	宋	《事物纪原》卷七
	玉女祠、碧霞	泰山娘娘、碧霞	宋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
	元君祠	元君	宋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十一
	静安公庙	张夏	明	《清文献通考·群祀考》卷二
	宁江伯庙	汤绍恩	明	《清文献通考·群祀考》卷二
	怒特祠、牛王庙	牛王	秦	《秦集史·宗教志》
	西王母庙	西王母	唐	《隋书·诚节传》
	龙王庙	龙王	宋	《文献通考·郊社考》卷二十三
	蛇王庙	蛇王	宋	《文献通考·郊社考》卷二十三
	蒲神庙	驱蝗神	宋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五十
	马王庙	马王	清	《新搜神记·神考》
拜	蚕姑庙	蚕姑	清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四十九
	虫王庙	虫王	清	《清续文献通考·群祀考》卷二
	麻姑祠	麻姑	三国	《神仙传》卷九
	正一祠	张天师	晋	《晋书·礼志》
	许旌阳祠	许旌阳	唐	《列仙全传》卷一
	匡先生祠	匡年	唐	《列仙全传》卷一
	紫阳真人祠	张紫阳	宋	《铸鼎余闻》卷一
	王侍宸祠	王侍宸	元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
	天将庙、祖师殿	萨真人、王灵官	明	《明史·礼志》
	五丁庙	五丁	清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五十一
	文昌祠、善板祠、	张恶子	晋	《华阳国志·蜀志》
	英皇王庙	(梓潼帝君)		
	九鲤庙	九鲤湖仙	宋	《列仙全传》卷七
	蒋侯祠	蒋子文	三国	《搜神记》卷五
人	关帝庙、玉泉祠	关圣帝君(羽)	晋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五十四
	阎罗王庙	阎王	唐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五十三
	孙真人庙	孙思邈	唐	《新搜神记·神考》
	武成王庙	姜太公	唐	《唐会要》卷二十三
	忠佑庙、武烈庙	陈果仁	唐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五十
	武节庙	张巡、张玉夫、许远	唐	《新唐书·张巡传》
	忠靖王庙	张广	唐	《铸鼎余闻》卷二
鬼				